

野櫻河畔

柯羅納托娃著



野 櫻 河 畔

[蘇] 柯羅納托娃著

何 寧 譯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理

*

787×1092 1/32 6 3/8 印張 145,000字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0

統一書號: 10009·138

定價(6)六角五分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以苏联一个集体農庄的团委書記卡嘉为中心，描寫了農庄里一群男女青年的日常生活。書中刻划出几个优秀的共青团員的形象，也揭露了官僚主义者和腐化墮落分子的真面目，批判了对待劳动与爱情的不正确的态度。

Е. КОРОНАТОРА
НА БЕРЕГУ ЧЕРЕМУШКИ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4



野櫻河畔

柯羅納托娃著
何 宁 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以苏联一个集体農庄的团委書記卡嘉为中心，描寫了農庄里一群男女青年的日常生活。書中刻划出几个优秀的共青团員的形象，也揭露了官僚主义者和腐化墮落分子的真面目，批判了对待劳动与爱情的不正确的态度。

Е. КОРОНАТОРА
НА БЕРЕГУ ЧЕРЕМУШКИ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4

目 次

兩次會見.....	7
果園.....	20
在陰雨的傍晚.....	34
星星之火.....	45
默許.....	57
割草手.....	68
打電話.....	88
勝利.....	96
野櫻河畔.....	106
當書記不容易.....	123
紐沙.....	133
這件事與老大爺無關.....	152
前進，共青團的兒女們！.....	160
愛情.....	181
代尾聲.....	193



兩次會見

正午，卡嘉搭車來到區中心。她有許多事情：到化驗室取種籽發芽率的化驗材料，給區農業科送材料，遞交農業機器拖拉機站的备件請購單。各機關里正在午休。卡嘉沒有找到她想要見的人，便決定到共青團區委會去。

“喂，小鬼！”她叫住了牽着一只山羊的黃髮男孩，“你知道共青團區委會現在在什麼地方嗎？”

“順着公園，走到頭再拐過去，那兒有一所房子，房頂上有高高的天綫……嘿，壞東西！”男孩喝了一聲，拔腿就去追趕掙脫了手中繩索的山羊。

卡嘉看了看公園。這是一個新近培植起來的小花園。鳥兒在剛剛發綠的、光禿禿的枝條上叫着。卡嘉听了這種鳴聲，微微一笑，好像在說：“看這些小東西，感覺到春天的氣息啦。”

拐過公園就看見一所房頂上裝了天綫的小房子。姑娘停下來，把兩只皮靴在去年留下的枯草上擦了擦。這一次可以讓人們欣賞欣賞自己這雙式樣流行的“船靴”^①了。可這想到哪兒去了，她是

① 指方頭皮靴。——譯者

來辦公事的，不是來作客。但是，卡嘉到底還是照了一下小鏡子，嘆了一口氣。臉上的雀斑始終使卡嘉感到苦惱。

區委會辦公處的門上寫着“共青团區委書記”的字樣，從門後傳出來響亮的聲音。

卡嘉問了一聲：“可以進來嗎？”不等裡面回答就把門拉開。一位頭髮卷曲、穿着繡花襯衫的青年正坐在寫字台旁邊打電話。他一邊繼續對着話筒嚷叫，一邊對姑娘點一點頭，打手勢請她就坐。

卡嘉坐下之後，開始打量這個青年。他那付開朗的面孔，那在濃密的黑睫毛中流露着愉快神情的一雙灰眼珠，很合卡嘉的心意。

等他放下了電話筒，卡嘉就問道：

“請問，您就是新到任的區委書記嗎？”

“是的，我就是。我們來認識一下吧。我是安德烈·魯達科夫。”

“我叫卡嘉·阿爾捷米耶娃，是從‘五一’集體農莊來的。”

區委書記仔細看了卡嘉一眼，說：

“我聽說過你。”

“他能聽說我什麼呢？”卡嘉不安地想。“大概是關於去年我打了吉姆卡·科洛緬克夫一下那件事吧。可我打他是為了工作，為了不讓他偷懶呀。那次我甚至沒受到任何處分。”

為了掩蓋自己的惶惑不安，她一本正經地說：

“我是來向您打聽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有團支書的。我們的團費交給誰？你們只要求我們工作，可是不願意幫助……”

“別忙，別忙……”區委書記想打斷她的話頭。



“我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你們光會說‘要發揮主動精神，我們一定去幫助你們’。”

魯達科夫忽然覺得最後一句話好像不是出自姑娘的口，而是第二區委書記瓦夏·莫爾恰諾夫講出來的，他不由地微笑了。不料這一笑卻惹怒了卡嘉。

“這沒有什麼好笑的，”她說，“我們的團委書記瓦尼亞·奧捷洛夫去學習動物飼養術已經一個多月了，可是一直到現在我們也沒有選出新的團委書記。請問，誰來主持會議？沒有團委書記，一切問題怎麼解決？我們該怎麼辦呢？”

“你們選舉新的書記呀，”魯達科夫趁她沉默的時候插了一句。

“我們早就可以選出新的書記來，可是你們的莫爾恰諾夫說過：‘你們等一等，等區委會的代表來確定一下候選人。’好像沒有他我們自己就選不出來似的。說代表要到我們那里去，已經有一個多月啦。大概迷路了吧。我們的共青團員已經想不起什麼時候開過會了。但是你們却……”

魯達科夫突然面紅耳赤。

“你停一停。副書記做什麼呢？”

區委書記冷淡地說。

“就是那個科洛緬克夫嗎？”卡嘉詫異地問。“他算什麼副書記呀？”姑娘又冒起火來，高聲地說。“第三養畜場的姑娘都提意見，說她們看不到報紙，可是他滿不在乎。簡直就像跟他沒關係似的。我們再三對他說：要召開會議。可是他對我說：‘我哪兒還顧得上開會！’還說：在播種期間，汽車司機是集體農莊



的中心人物。又說什麼讓大家干脆解除他的工作。甚至还寫了一份報告，說他不想擔任書記了。難道共青團員一遇到困難就能這樣退縮嗎？”

魯達科夫剛才對這位沒有把問題談清楚就大嚷大叫的姑娘所產生的惡感，現在已經消失了。

他想：“她也是關心工作呀。”

“你們有團委會嗎？”

“还用問嗎！當然有。我就是團委會委員。”

魯達科夫站起身來，在房間里踱了一圈。

“這麼說，團委會的委員什麼也不干，尽等着區委會派人去強制副書記科洛緬克夫好好干，共青團員們却對自己的組織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是不是這樣？”

卡嘉听了感到委屈。怎麼能說他們對自己的組織不負責任呢！那麼，俱樂部又是誰用自己的雙手建築起來的呢？！

“我們倒是採取負責態度的。你們這些領導人却好像很糟糕。”她說。

“你說的是誰？”魯達科夫問道。

“就算說的是您吧！”卡嘉紅着臉說，“我們的集體農莊可以說是本區最大的農莊。團組織也不算小——有60名團員。可是你們不是工作忙，就是沒有工夫，一趟都沒有到我們那里去過。”

“我不否認，我們這些領導人是很糟糕，”魯達科夫承認道。他從墨水瓶旁邊的小玻璃杯里抽出一支鉛筆，在手里轉了一轉。“但是你也得明白，我們領導的不僅僅是你們那一個支部，而是80個區。你們集體農莊里不是有60名共青團員麼。這力量該有多大啊！不用說強制一個科洛緬克夫好好工作，就是移山倒海也能做得到的。你們集體農莊里的人，大概不是全體都像科洛緬克夫一樣吧？也一定有優秀的共青團員吧。”

“那当然啦，”卡嘉立刻回答。“不用問。我們的尼古萊·斯特里日科夫您不認識吧？这个人一向很主动、肯干。我們農庄里有許多很有威信的棒小伙子。我們姑娘們也都很積極，譬如說科拉娃·契廖姆什金娜，班卡·卡恰洛娃。只是她……”說到这里，卡嘉躊躇起來。

“只是什麼？”書記問。

“她的火氣有時候太大了。”

“可是，卡嘉，”魯達科夫若有所思地說，“我認為所有的共青團員都應該有火氣、精明強干。你說，共青團要那些沒有生氣的人、要各種各樣的官僚作什麼？我們常有這種情況：一個人作普通團員的時候，他倒是踏踏實實工作，可是一旦把他選入團委會或者讓他擔任書記，他就不去開展生氣勃勃的組織工作，而是盲目地開各種會議，作記錄。然而共青團需要的是有火氣的人。有的人工作上可能有錯誤，但是他堅持干；有的人，譬如別里科夫，就前怕狼，后怕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你明白嗎？”

“明白。”卡嘉點了一下頭。

“我們這裡有兩個鄰近的集體農莊，”魯達科夫繼續說。“這兩個集體農莊的羣眾文娛活動都沒有搞好。我們曾經深入到了那裡去了解情況。但是，區委會的幹部即使長出三頭六臂，難道他一個人能把所有的工作做完嗎？這不可能！可是，你看，有一個團組織，大會小會，一個跟着一個，所有的會議都是討論羣眾文娛活動問題。他們把會議記錄寄給我們。從記錄上看，工作好像搞得很起勁兒。實際上問題很多！原來，什麼劇團、什麼宣傳隊、都只是寫在紙上，並沒有組織起來。在另一個團組織里，大小會都沒有開，紙張也沒有浪費。那裡的共青團員都不是空談家。他們的歌詠隊真不錯！他們還組織了一個絃樂隊。他們有歌唱家、朗讀者、還有自己的手風琴手呢。”

“我們那兒也唱歌，也有自己的手風琴手，”卡嘉插了一句。

“我相信。卡嘉，我說這番話的意思就是要說明每個集體農莊里都有一些有才能的人。只要我們去發掘，這種青年到處都會有的。最成問題的是：我們身為共青團的幹部，却不善于教育青年相信他們自己的力量。你同意我的意見嗎？”他問道，嚴肅而直率地端詳着她。

“同意。”他這樣誠懇和謙地同她談話，卡嘉感到挺愉快。她感覺到這場談話對他也很重要。他從她那里找到証實自己的意見的答案。

“既然同意，”魯達科夫說，“那麼你就這樣作吧。把大家召集起來。討論討論怎樣才能搞好工作。你向黨組織反映過這個情況沒有？沒有，為什麼？不是首先要……”

這時候，有一個淡黃頭髮的姑娘從門外探進頭來。她用好奇的眼光看了卡嘉一眼，然後正經地說：

“魯達科夫同志，莫爾恰諾夫辦公室有你的長途電話，請你講話。”

“她長得多白啊！”卡嘉有點兒羨慕地想。

“對不起，”魯達科夫對卡嘉說。“你在这里等一會兒，我們再談談。”

區委書記走出去了。“總的說來，這個人挺不錯。”卡嘉心想。她想起區委書記那雙嵌在濃密的黑睫毛中的灰眼睛，然後面對書櫃玻璃門整理了一下頭巾。

“到這兒來提意見了吧？”突然傳來一個熟悉的声音。

莫爾恰諾夫隨手把門關好。

“好哇，”第二區委書記慢吞吞地說，朝卡嘉頭頂上的什麼地方望了一眼。“在播種最忙碌的時候，你不去勞動，給青年羣眾做榜樣，却到處亂跑。影響情緒。”

“我影响你的情緒啦？”卡嘉輕蔑地冷冷一笑。

“我的情緒你影响不了，可是別人……”莫尔恰諾夫臉上流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你有哪些問題，都說出來吧。”

他在魯達科夫的寫字台邊坐了下來。

“你快点說，我还要到基層組織那兒去吶。”

“那就請便吧。我沒有阻攔你。什麼也不想對你說。我要等魯達科夫回來。”

莫尔恰諾夫微微抬起眉毛，腦門上隨着出現了不少皺紋，瞪圓了眼珠。

“活像個貓頭鷹，”卡嘉想。

“說明一下，是魯達科夫叫我來同你解決一切問題的。”

這句話使卡嘉感到突然。

“跟你還能解決什麼問題？”她譏諷地說。

“我說，卡嘉同志，我看須要提個意見，在團委會上研究研究你的態度問題。”

“那就請提吧……”卡嘉站起身來，沒有听莫尔恰諾夫在她背後囔了些什么，就跑出了區委會。

繞過公園，她才鎮定下來。剛才是不是不該急躁？區委書記大概沒有叫莫尔恰諾夫辦什么事情。他不是說過：“你等一會兒！”可見應當坐在那里等他，可是她却跑出來了。此外，她还答應要替什維德科接洽小圖書館的問題呢。她的脾氣可真怪！現在怎麼辦呢？卡嘉若有所思地站住了。突然拿定主意：“我找依萬·亞歷山大羅維奇去。”他經常到他們的集體農莊里去，卡嘉對他也很有了解。

但是到了黨區委會以後，有人對她說：區黨委第一書記到集體農莊去了。

卡嘉到了區農業科，然後到郵局訂了幾份報紙。但是，不管她

从一个机关到另一个机关地走着，或是同各种人谈话，她一直没有打消对自己不满的情绪。

上車回家之前，她又跑進郵局，給團區委會打電話，想把所有問題跟區委書記談清。可是究竟要談清什麼呢？連她自己也不清楚。因此，当她听到魯達科夫的“喂！喂，”的声音时，就輕輕地把電話筒挂上，走出郵局，連看也沒看一眼女電話員从小窗口向外观望的那副莫名其妙的面孔。

的确，她能对他說什么呢？說莫尔恰諾夫得罪了她？不能，受到委曲就去告狀，这不是她的性格。

魯達科夫回來，在办公室里沒有看見卡嘉，感到很奇怪。

“‘五一’集体農庄來的那个姑娘到哪兒去了？”他問莫尔恰諾夫。

“我看應該給那个姑娘一点厉害瞧瞧。”莫尔恰諾夫嘮叨地回答。

“我認為她倒挺不錯，是个敢作敢为的姑娘。將來她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團委書記，”魯達科夫說。“我一定設法到他們那兒去一趟。至于他們那兒的改選問題，必須馬上解决。”

但是他沒有能很快到“五一”集体農庄去。他不得不首先赶到較远的“北方”村去，因为那里有兩個共青团員被开除了，須要深入了解情况。

西伯利亞的春天千变万化。田野上的積雪已經被陽光赶走，路旁去年留下的枯草中已經透出綠色，樹枝头的帶粘性的幼芽已經鼓起來——是接近初夏的气象了；可是，不知突然从哪里吹來了狂風，風的勁头使走路的人都放不穩脚步，暴風雪又在曠野上橫行霸道。

魯達科夫坐在車棚里。他掀起大衣領子，双手插入大衣口袋里。他后悔沒有拿里外帶毛那件大衣。由于寒冷和疲倦，他覺得